周禮詳解

九

無不在所教也詩曰九罭之士不願亦世則待而致之者與有力也

春入學舍采合舞秋頒學合聲舍音釋采音菜

春入學舍采則以始入學禮先儒釋采焉有釋菜殺牲以祭薦饌酌奠者釋奠之禮也蘋蘩芹茆之屬用之以薦誠者釋菜之禮也釋奠所以致其禮之盛釋菜所以昭其誠之至始入學所以昭其盛而已非致其味也故舍采無惡其薄也左傳所謂蘋蘩蕰藻之菜可薦鬼神可羞王公是也合舞則春頌之時謂是也合聲則秋頒之時故也蓋春于五行為木主貌舞則發揚蹈厲以動其形容故合舞必以春秋頒學則以春始入學未知其分藝之所宜至秋而後可知也于是分授以所學記曰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則士之所學各有所宜矣合聲則秋言之時故也蓋樂之聲以言為本故秋必合

徵則名之使來令則使之有為比者校序其多寡之數使之類聚而羣分觳其不敬者敬以直內致其隱敕焉慢期而不時至者則為不敬矣故觳之觳罰爵也觳之所以使中焉巡舞列而趨其怠慢者怠則不勤慢則不敬故趨之趨所以恥之使達焉肆師誅其怠慢者則祭尚敬故以懲慢為先小胥趨其怠慢者則學尚勤故以懲怠為急祭言誅之政也學言趨之教也宮縣謂四面之縣以象宮室軒去其一則三面判又去其一則二面特縣則一面而已左傳所謂曲縣即軒縣也蓋軒縣去南面以避王不若宮縣之周圍故又謂之曲縣凡樂皆所以象其功德王之德無不周覆也故樂以宮縣諸侯雖有君道而不全也故軒縣而已軒又以明其之德半于君也故判縣士以特立為義故特縣此隆殺之辨也凡縣鐘磬半為堵全為肆者堵如宮墻之一者言合是以為宮也肆如壯體之全陳言全而後

則丑之功固已大矣故謂之大呂夾鍾亦謂之圜鍾以春主規言之也函鍾亦謂之林鍾以夏物衆多而言之也南呂亦謂之南事則以陰成陽之事而言之也然六律又謂之六始以其始于陰之陰故也六呂又謂之六同六閒蓋呂言其體也閒言其位也同言其情也總而言之皆所以述陰陽之氣而已故皆謂之十二律也太玄曰聲生于日律生于辰聲非十二律不能節五聲非變不能盡故一律之中莫不具五聲五聲之中有所謂五變五聲之本生于黃鍾黃鍾為宮其宮九寸長則其數八十一三分宮而去一下生徵其數五十四三分徵益一而上生商其數七十二三分商去一而下生羽其數四十八三分羽益一而上生角其數六十四多者濁少者大清者細大不踰宮細不踰羽徵之聲又清于角角之聲又清于商其配則民事物也蓋土位于中央有以宅物故為宮而為君

以六律為之音 興 虛應反

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謂之頌風出于德性雅出于法度頌出于功業三者詩之體也有述其事而陳之謂之賦以其所類而況之謂之比以其所感發而比之謂之興三者詩之用也或曰六詩或曰六義即其章而言之則曰六詩即其理而言之則曰六義大師教之以樂章故曰六詩六德所謂中和祗庸孝友也中以本道之體其義達而為和其敬達而為祗能和祗則庸德成焉庸以本道之用充其愛以為孝充其順以為友者六德之所成終始也君子之學詩豈徒誦其空言哉要之本于德而已蓋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一本于詩則誦詩三百不明其義雖多亦奚以為蓋六德本于性情所以主于中六律稽諸度數

所以正于外以六德為之本故雖變猶止乎禮義以六律為之音則書所謂聲依永律和聲也言以六德為之本則知所謂音者末也言以六律為之音則知所謂本者性情也教六詩雖以六德為之本然非樂之于音則聲無所發非和之以律則其音無所正先王教人終始于樂欲其兩得不倚一偏故也

大祭祀帥瞽登歌令奏擊拊下管播樂器令奏鼓朄大饗亦如之大射帥瞽而歌射節大師執同律以聽軍聲而詔吉凶大喪帥瞽而廞作匶謚凡國之瞽矇正焉 拊音府

撫朄音肩

先王作樂所以象成堂上之樂象萬物之治登歌清廟擊拊書曰擊石拊石

此堂上之樂也故曰登歌令奏擊柷下管播樂器則笙簫之屬棟小鼓也詩曰應棟縣鼓棟鼓之以引樂此堂下之樂也故曰下管播樂器奏鼓棟道以無所因而自然為之故升歌于堂上所以貴之也以有所待而使然為下故管播樂器于堂下所以卑之也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者此言舜功德之敏樂之形容有所不逮也方象神人之治而百獸已率舞矣大饗亦如之所以敬諸侯亦如祭祀之禮也大射則擇士而助祭王以騶虞為節諸侯以采蘋為節大夫以采蘩為節大師則帥瞽而歌之也吉凶則預使知之有所戒也蓋一體之盈虛通于天地應于物類故聽之以同律而必得其詳焉易曰師出以律否臧凶始謂是與然則次律而合音商則戰勝軍士強角則軍擾多變失士心宮則軍和士卒同心徵則將急數怒軍士勞羽則兵弱少威明亦各緣五行

之類而求之也師曠曰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多死聲楚必無功古之人所以望敵而知吉凶先事而知勝負者用此術也然王者之師以仁伐不仁以義伐不義以救無辜有罪有所不出出無不勝而猶聽軍聲而詔吉凶者蓋兵凶器戰危事聖人不敢輕也死則陳儀物于庭序以興觀者欽則謂之厭以考列其德行而誄之以言則謂之諡于大喪之厭則帥瞽而作匶諡以瞽掌樂王德成于樂諡則成德之名凡國之瞽矇正以瞽矇皆屬于大師故也

小師掌教鼓鼗柷敔埙簫管弦歌大祭祀登歌擊拊下管擊應鼓徹歌大饗亦如之大喪與廞凡小祭祀小樂事鼓棘掌六樂聲音之節與其和埙虞袁反與音預

鼓大鼓也所以作樂鼗小鼓也所以導樂柷以合樂深尺有八寸方二尺有四寸尺有八寸二九之數也樂之所以作也故合樂則二尺四寸三八之數也樂由陽來三勝二九勝八此樂以陰止陽三九而陰十勝之此樂之所以止也故止樂則以敔埻燒土為之水也陰陽之和聲也簫編竹為之其長尺有四寸二七之數也大者二十四管二八之數也其形則象鳳翼其聲則象鳳鳴遂長二尺有四寸三八之數也其孔有六水數也管如遂而小併而吹之也弦琴瑟皆入乎罷而覺乎道琴長三尺六寸有六分也其廣六寸以象六合其弦有七以象七星也瑟長八尺有一寸九九之數也其廣一尺有八寸二九之數也二十七弦三九之數也雖琴之類而弦多于

琴故其字從八以言絲之分也其音不若琴聲之為大故其字從戈以言音之細也歌人聲也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詠歌之此九者小師掌之以教瞽矇也鼗埙管簫堂下之樂也絃歌堂上之樂也柷敔上下各有之以樂不可無作止之節故曰鼗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戛擊柷敔也書此用之于堂上也又曰下管鼗鼓合止柷敔此用之于堂下也大師言大祭祀帥瞽登歌令奏擊拊則登歌者瞽矇也擊拊小師也大師則令奏之而已下管擊應鼓應鼓應聲也大射云應聲在其東則應聲為棧鼓之和棧鼓為應聲互相備也大師大喪帥瞽而廞作匶謚小師相之而已徹歌則有司徹而歌雍故小師小祭祀鼓棧掌六樂聲音之節與其和則六樂之作也其先後曲直則不相陵則和矣國語曰聲應相保曰和又曰大昭小

鳴和之道也又曰細抑大陵非和也則小師掌六樂聲音之和者蓋亦如此

瞽矇掌播鼗柷敔埙簫管弦歌諷誦詩世奠繫鼓琴瑟掌九德六詩之歌以役大師奠音定繫

先王作樂必用瞽者以其聽之審因其材而任焉雖疾不廢也矇非無目有以之者瞽下其目以聽為上

矇左其目以聽為右惟壹于聽故皆可使作樂焉國語曰瞽矇修聲比也掌播鼗柷敔埙簫管絃歌諷誦蓋小師教之而瞽矇播之也播者發揚而見于聲音也諷謂諷諫之詞瞽矇既掌歌又掌諷諫也世奠繫當從古書為世帝係者瞽矇掌誦詩及世帝係詩六詩也世帝係者國語曰古書有謂之帝係者國語曰教之世為之昭明德而書名也誦詩則以知民風之厚薄誦世帝係則以知

前世之興衰小史奠係世也則定其係世而已非誦之也鼓琴瑟者誦詩與世帝係也則鼓琴瑟以合而和之也九德之歌六府三事也六詩之歌賦比興風頌也既歌九德六詩之歌書曰九功惟叙九叙惟歌則以九功之德皆可歌大師教六詩六律為之首則以役大師瞽矇之職取瞽矇特歌以人聲非以律也正于大師故也

眡瞭掌凡樂事播鼗擊頌磬笙磬掌大師之縣凡樂事相瞽大喪廞樂器大旅亦如之賓射皆奏其鐘鼓鼜音戚愷獻亦如之相息亮反

眡之明謂之瞭瞽矇無所見焉故設三百人以扶工謂之眡瞭而因使掌樂事瞽矇掌播鼗凡樂故曰掌凡樂事瞽矇掌播鼗

而眡瞭亦播鼗者鼗以導樂所用者衆故也然二者皆受教于小師故小師曰掌教鼗鼓磬在東方曰笙東生長之方故也磬在西方曰頌西成功之方故也掌大師之縣者為大師眡瞭之設正謂是也大喪廞無相倀倀然其何之哉眡瞭樂器則陳樂器于庭序也大旅有大故而祭亦陳樂器而不作故亦如之賓射王與諸侯射奏鐘鼓以為之節也鼜及愷獻亦眡瞭奏鐘鼓故亦如之

典同掌六律六同之和以辨天地四方陰陽之聲以為樂器凡聲高聲硜正聲緩下聲肆陂聲散斂聲歛達聲贏微聲韽回聲衍侈聲筰弇聲鬱薄聲甄脣聲石凡為樂器以十有二律為之數度以十有二聲為之齊量凡

和樂亦如之 硯胡本反陂彼義反鐻於瞻反又音闇
蓁側百反弇音掩甄音震齊才計反
六律六同雜比而和之則小大清濁皆得其和矣取
其中聲焉以為樂器則天地四方陰陽之聲不可以
不辨也天地四方各有陰陽之聲是為十二聲能辨
十二聲則雜比而和者皆知其所自焉則凡樂器其
度之長短其數之多寡其齊之所制其量之所容者
可以由此而揆度之矣凡聲生于形形異則聲異高
則鬼氏所謂鐘小而長也小而長則其形高其聲上
藏衆然如裹則其發也舒故曰高聲硯下則鬼氏所
謂鐘大而短也大而短則其形下其聲發散而疾短
聞故曰下聲肆正則上下直其形不高不下而適于
正則其聲緩而不速故曰正聲緩陂謂鐘形偏侈也
則其聲散而不斂故曰陂聲散險謂鐘聲偏弇也則
其聲斂而不散故曰險聲達謂鐘形微大也則其
聲贏而有餘故曰達聲贏微謂鐘形微小也則其聲

鼜小而不成故曰微聲鼜淫衍而無鴻殺故曰細聲迫笮而出疾故曰侈聲其聲鬱而不發故曰弇聲聲動搖而甄掉故曰薄聲聲如石而不振故曰厚聲方陽也西北方陰也然陰聲硜天之陽也正聲緩天之陰也下聲肆地之陰也陂聲散地之陽也險聲斂之陽也微聲鼜西方之陰也細聲衍西方之陽也侈聲笮南方之陰也弇聲鬱南方之陰也薄聲甄北方之陰也厚聲石北方之陽也凡為樂器皆以此十有二聲為之齊量而取中聲焉故其聲之病者得以審而去之凡播于樂器者無非和聲矣數者一二三四之所起也度者分寸尺丈之所總也餘見新傳數度量取之十有二律齊量取之十有二聲此樂器之形聲

所以無過不及而皆得其中和焉非特為樂器如此凡和樂器亦以是焉故曰凡和樂亦如之然則大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而已而典同掌六律六同之和以辨天地四方陰陽之聲者蓋樂之妙固藏于無形之表而視之不可見也寂于無聲之希而聽之不可聞也古之人散之人器之樸以為六律六同之器聞希之妙以為六陰六陽之聲其長短則有度其多寡則有數其輕重則有齊其廣狹則有量而樂之原畢會于此典同則掌其聲以作樂而欲其數度齊量之不亂也故詳有及于天地四方之位大師則用其聲以施于樂故合十有二聲欲其高下清濁之克諧其合之也則兩之以陰陽而已此其言之詳畧所以不同與

磬師掌教擊磬擊編鐘教縵樂燕樂之鐘磬凡祭祀奏

縵樂縵莫半反

教擊磬擊編鐘皆教眡瞭也言擊磬則凡磬皆擊之言擊編鐘則特縣之鐘而已蓋鐘有編有不編者編鐘與磬同故使磬師教擊之鐘之不編則鐘師所自擊也記曰不學操縵不能安弦然則縵者雜聲之和樂也比朝祭為慢故謂之縵樂祭祀奏縵樂則備樂故也燕樂謂房中之樂關雎鵲巢也以其事本于婦人以風喻君子乃燕閒之事故曰燕樂縵樂燕樂皆奏鐘磬為節磬師則教之而已

鐘師掌金奏凡樂事以鐘鼓奏九夏王夏肆夏昭夏納夏章夏齊夏族夏械夏驁夏凡祭祀饗食奏燕樂凡射王奏騶虞諸侯奏貍首卿大夫奏采蘋士奏采繁掌鼙

亦如之大喪廞其樂器奉而藏之

鎛小鐘也國語曰細鈞有鎛無鐘鳴其細也鎛師掌金奏之鼓謂之鎛師者舉小以見大故也與典律同謂之典同守廟祧謂之守祧同意鼓人云以晉鼓鼓金奏掌金奏之鼓則以晉鼓鼓其憲樂則亦以晉鼓鼓之與晉鼓為事也軍大獻鼓其憲樂掌于鎛師者鎛師掌金奏之鼓其所掌樂以金為主軍以鼓進以金止既勝矣欲戢兵之意所以為夜戒也夜戒之鼓有三故曰三鼜司馬法云昏鼓四通為大鼜夜半三通為晨戒旦明五通為發晌所謂三鼜皆鼓之者此也守鼜則備守鼓也夜亦三鼓之故曰亦如之

韎師掌教韎樂祭祀則帥其屬而舞之大饗亦如之

韎師旄人鞮鞻氏皆掌夷樂而命名不同者韎言其所服旄言其所執鞻言其所履明堂位曰韎東夷之樂也昧赤帛也作其樂舞因使服其服宜也帥其屬而舞之則韎師之屬舞者十六人也祭祀饗燕用夷樂焉則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服而役之得其懽心使鼓舞焉以承祭祀其饗燕君子之所樂也

旄人掌教舞散樂舞夷樂凡四方之以舞仕者屬焉凡祭祀賓客舞其燕樂

記曰比音而樂之及干戚羽旄謂之樂樂師教之舞而有旄舞然則旄乃氂牛之尾舞者所執以舞也四夷之民有執旄以舞者先王因立官以教焉故有旄人之職其官以下士四人為之其舞者則至于衆寡無數矣散樂野人之為樂者旄人則掌教之舞師凡野舞則皆教之則此所謂散樂也夷樂四夷之樂鞮

詩章也餘見新經夫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成歲乃陰陽之進退時行之消息雖天有所不能違而人事何與焉而先王有逆暑迎寒之禮者蓋陰陽有不由其道則不能無愆伏之變而財成輔相之者固有道矣天之大道在陰陽聖人因陰陽以統天地則在人之事庸詎知其非天耶然陽來而為復其往也為知險則相之事實有俟于聖人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則其所以財成輔相之者固有道矣天

氣至而為主陰出而為客于暑言逆主之也盖聖人先天而天不違後從乎為之主者自外至非其主者內出而逆之也故臣為主逆女謂之逆春秋公自逆女亦謂之逆凡言故逆皆尊之也迎之字從卬卬者我也我者主也以我為主自內出而邁之其勢順也故迎客謂之迎迎婦謂之

言如授衣鑿氷之屬皆卑之也幽詩七月也蓋以其詩所言寒暑以戒事故也祈年者

祈豐年也觀詩之意嘗春夏祈穀于上帝而豐年秋冬之報則豐年雖本于天時而所以順而祈之者亦成乎人事也田祖禮記所謂先嗇先嗇神農也以其始教天下耕稼故祈之司嗇則以其生有功于田畯禮記所謂司嗇主農事施于有政者故吹豳雅擊土鼓以樂之老物則老子所謂物壯則老也若物于歲功之成復本反始故吹豳頌擊土鼓以息之夫說乎勞乎坎者天勞之也歲十二月為蜡以息之者人勞之也然則萬物之作息雖本于天時而亦成乎人事矣豳雅豳頌謂之雅頌則非七月之詩也先儒以七月之詩分風之矣非也然逆暑迎寒之詩是一詩而三用先言擊土鼓而祈年祭蜡則先言吹雅頌者蓋逆暑迎寒者名其氣之和也聲和則氣和故先言擊土鼓以聲為主也祈則以言通其意蜡則美其成功故先言雅頌以詞為主也

鞮鞻氏掌四夷之樂與其聲歌祭祀則歙而歌之燕亦如之

鞮鞻者四夷樂人所履之履也革而適我所履者為是焉故名官以鞮鞻氏四夷之樂則以其樂舞而言之也聲歌則以其所吹之聲而倡歌而言之也祭祀于燕則吹其聲而倡其歌以明得其懽心而鼓舞詠歌向風承化以服吾中國之役服薄海內外莫不臣妾也如是則際天所覆莫不承曰蠻東夷之樂也任南蠻夷蠻猾夏非所患矣明堂位廟言廣魯于天下也以樂以自廣焉又況有天下之大者乎

周禮詳解卷二十一

周禮詳解卷二十二

宋 王昭禹 撰

典庸器掌藏樂器庸器及祭祀帥其屬而設筍虡陳庸器饗食賓射亦如之大喪廢筍虡

典庸器而掌藏樂器則樂作也凡以象民功而筍虡則象業故也筍虡所以縣鐘磬之屬也橫曰筍植曰虡筍上設板謂之業蓋聚衆飾焉而措之虡上則以象業也業陳于上然後作樂乎下未有無其業而作樂者也而王業以民功為主故其所掌也如此庸器者蓋非以道勝淫不能伐而俘之非以德服天

爾雅曰高平曰原左傳曰原田每每則原于城為中是陰陽之半也兆之象色如原故以為原兆其兆不同與所命之名亦異焉經常也其經兆之體則龜兆之故也三兆之體皆百有二十頌謂繇也乃占兆之書常兆之體百有二十體十繇故頌皆千有二百每

掌三易之灋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

龜動物也占其象著植物也占其數象之所造為精而數之所索者為粗故以三兆之法為先而三易之法次之夏曰連山言如山之出納氣相連而不絕也商曰歸藏言萬物歸而藏乎其中也周曰易者言其體變易而未始有窮也夏得出于無體其用出于無用變人統連山以艮為首而交乎寅故也商得地統歸藏

以坤為首地主藏故也周得天統周易以乾為首而乾主變故也夫開物成務以冒天下之道者易也則易之道未嘗不一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者易也則易之用未嘗不殊以未嘗不一之道而求于未嘗不殊之用此所以隨時制名而有三易之法也其實則一而已其經卦皆八則易八卦是也其別皆六十有四易六十四卦是也

掌三夢之灋一曰致夢二曰觭夢三曰咸陟其經運十

其別九十

夢之字從瞢從夕向陰而夢則有夢也又或從瞢從寢從一穴之下若反一也然方向陰而夢有妄見焉夫形接為事神遇為夢神凝者想夢自消則聖人宜若無夢也然聖人方其涉世而為徒于

人夢亦不能無也故高宗夢得說文王夢武王夢帝予九齡孔子之夢周公則晝想夕夢雖聖人亦不能免也然夢者精神之運也人之精神往來常與陰陽流通而禍福吉凶皆通于天地應于物類則由其夢以占之固無所逃矣周官所以有占夢之官而大卜掌三夢之法蓋謂是矣三夢之道法雖不可考然三者不過乎精神之所交感而已一曰致夢者致者有所使而至也蓋道則不可致命則莫之致致則出于思慮之間而已然則致夢者非出于自至也二曰觭夢者觭一倚一仰為觭人之晝俯仰于事為之間夜則感而成夢雖非出于思慮而亦有所因也三曰咸陟者以心感物為感無心感物為感咸則以虛受物因時乘理無所偏係陟之為言升也升則無所拘滯焉則其夢非干于思慮非因于事為一出于自然而已謂之咸陟義蓋如此三者之夢雖或不同然皆精神之所交感故以經運占之經則占夢所

謂歲時日月星辰是也運則歲時日月星辰之運也經以占其常運以占其變先王占夢之法亦緣人情以考吉凶而已曷嘗區區以狗乎哉彼幽王廢本逐末乃召彼故老訊之占夢宜乎詩人之所刺

以邦事作龜之八命一曰征二曰象三曰與四曰謀五曰果六曰至七曰雨八曰瘳

所作謂之事邦事者凡邦之事也夫時運無窮事變亦不一得失成敗之不同是非可否之不決古之作事者不憚一已之思慮明則謀之人幽則謀之鬼謀之人所以盡其智謀之鬼所以盡其神其所以作龜而命龜也與謂與人共事卜其得失也謀謂圖事于人卜其信否也果謂有為而卜其果否也至謂有行而卜其至與否也雨謂卜時之雨

與不雨也瘳謂卜疾之瘳與不瘳也凡此八者于卜也皆以辭命龜大卜則作其命龜之詞而已故曰以邦事作龜之八命也征大起衆故一曰征征人事之大也衆天事之大也征人道遠人道邇由邇以及遠故二曰象與則人事之次不及征與象之大故三曰與有所與宜慎甚于有所謀故四曰謀謀者指事而圖之宜先于果與至蓋果既有為也卜其果而已至既有行也卜其至而已故五曰果六曰至雨則天事之小故七曰雨瘳不及衆私憂而已故八曰瘳

以八命者贊三兆三易三夢之占以觀國家之吉凶以詔救政

吉凶之變休戚之情見于蓍龜故取于朽骨之象枯莖之數動于四體見于蓍龜動于四體故取于精神

命龜凡小事涖卜國大遷大師則貞龜凡旅陳龜凡喪事命龜

貞之字從卜從貝吉凶以貝勝者也從卜從貝則以言利貞也大貞謂大事卜于龜而以正之也立君以定繼嗣天下之本也大封以命諸侯一國之本也無為人事之大非可苟故也作龜謂以火灼之作其兆凡大祭祀所以事神也命龜以所卜之事也大遷國也大師謂征伐之大者也貞龜謂以象正定吉凶作龜命龜皆眡龜者則以龜天產其兆象天事也眡高謂眡龜骨高可灼處作之命之也凡小事涖卜者蓋大事大宗伯涖卜矣故宗伯之職事大神享大鬼祭大示帥執事而卜日大卜卑于宗伯故凡卜事涖卜旅謂卜旅祭也其事輕于大祭祀特陳龜而已凡喪事用龜重喪禮故與大祭祀命龜同然則士喪

火也揚其火爇灼之以明其兆墨謂兆廣之大小也龜有上下左右陰陽之不同將卜則不可以不辨也上謂仰也下謂俯也左倪也右右倪也陰後弇也陽前弇也卜師辨之以授命龜者謂授大卜也詔告以言相謂贊其事

龜人掌六龜之屬各有名物天龜曰靈屬地龜曰繹屬東龜曰果屬西龜曰雷屬南龜曰獝屬北龜曰若屬各以其方之色與其體辨之

夫龜所以卜不預修焉則無以共卜事故先王立龜人之官取龜則用秋時所以預備而待之也六龜則天地四方之屬也名所以命之物所以色之也六龜之類不一也爾雅曰俯者靈仰者繹前

龜果後龜獺左倪不類右倪不若天龜曰靈屬則爾雅所謂俯者靈是也蓋其形如天下俯而向地天神地地靈下俯向地則神降而為靈故曰天龜曰靈屬地龜曰繹屬則爾雅所謂仰者繹是也蓋其形如地上仰而向天天造始而地龜曰繹屬東龜曰果屬則爾雅所謂前龜果是也以其形前長而龜則有進取之意東陽作而生故曰果西龜曰雷屬則爾雅所謂左倪不類是也以其形左倪則左有餘而向乎陽雷陽物以陰而成陽也故曰雷南龜曰獺屬則爾雅所謂後龜獺是也以其形後龜則後長而其行獺地南相見于有事之地故曰獺北龜曰若屬則爾雅所謂右倪不若是也以其形右倪則右有餘而向乎陰陰為桑順故曰若西龜曰雷屬而爾雅言左倪不類者蓋西陰之所而左為陽方陽衮而陰衆圖之相薄而成雷是以陰而成陽也故龜人于左倪之西龜則命之雷屬爾雅言不類乃

所以甚言其類也以西龜為陰方令反左倪而向陽故言其甚類于陽也以此觀之則北龜曰若屬而爾雅曰右倪不若亦所以甚言其若也與詩言不顯乃所以言其顯同意先儒謂東龜南龜長前後在陽象經也西龜北龜長左右在陰象緯也天龜俯地龜仰東龜前南龜卻西龜左北龜右其說是也各以方之色與其體辨之者蓋天玄地黃東青西白南赤北黑方之色也天俯地仰東前南卻西左北右此其龜之體也先辨體色然後可以用之

凡取龜用秋時攻龜用春時各以其物入於龜室上春釁龜祭祀先卜若有祭祀則奉龜以往旅亦如之喪亦如之

木也契即詩所謂爰契我龜之契蓋開龜之鑿也卜則用燋以灼龜鑿以開龜其人則共之以待事也故卜曰掌共燋契以待卜事凡卜必以明火者明火謂以陽遂取火于日取其潔而明之至也蓋火生于木緣以物以為氣古之人或取于榆柳或取棗柘隨所取而得之或取棗杏或取槐檀非不明也然非明之至非不潔也然非潔之至惟日為陽精之純取于陽精則為至明陰精之純則為至潔惟致其明潔之至然後可以鑽精倚神相休咎則明火之用不為小補矣燔燒也用所取之明火以燔燒灼龜之木故曰以明火

燔契之鋭頭謂之燧曲禮曰進戈者前其鐏蓋以契之鋭頭火而吹之其頭若戈鐏焉故曰遂吹其燧

契燧契既燃乃授卜師以其墨焉菙氏因而贊相其事為卜師之所役也

占人掌占龜以八簭占八頌以八卦占簭之八故以眡

凡卜筮君占體大夫占色史占墨卜人占坼凡卜筮既事則繫幣以比其命歲終則計其占之中否

卜以龜筮以蓍占體占色占墨占坼皆占龜而曰凡卜筮則筮亦占體故也詩曰爾卜爾筮體無咎言筮占體于此見矣君占體兆之吉凶言體則色墨坼皆倫如四體之體大夫占色則色有善否史占墨則墨有貞明卜人占坼則坼有大小卜之事龜坼而後墨見墨見而後色著色著而後體倫卜人先占坼史占墨次之大夫占色又次之衆占倫焉而後君占體以斷吉凶事之序也先言君占體則以尊甲之序言之周官之法如此而玉藻乃謂卜人定龜史定墨君定體者周官之言尊甲之序也玉藻所記先後之序也凡卜既事則繫幣以比其命謂禮神之幣也比其命謂書其命龜筮之詞而比之歲終則

蓍始于數而數無定名卦成于爻而爻有定體也易有三則所立之名不同也筮有九則所筮之事不一也自一曰巫更至九曰巫咸謂筮衆筮其要所當也筮易謂民也九筮之名蓋古有其書如逸書之類其書既不存于後世則其爻不可得而考矣特先儒以意緣會而推之筮更謂遷都邑也筮比謂與民和比也筮祠謂筮牲筮環謂筮環鄭氏皆讀作筮理宜然筮咸謂筮衆歡否也筮式謂筮式法也筮參謂筮御與右也筮環謂如環人筮可致師否也凡國之大事先筮而後卜者兼用卜筮而尊龜焉故後之吉凶取斷于龜故卜筮而後筮也夫物生先象而後數卜筮則先筮而後卜者蓋先象而後數者自幽而出乎明也先筮而後卜者自明而稽乎幽也上春相筮則筮有美惡亦如龜矣龜用元龜則筮亦相而擇其善者焉

占夢掌其歲時觀天地之會辨陰陽之氣以日月星辰

占六夢之吉凶一曰正夢二曰噩夢三曰思夢四曰寤夢五曰喜夢六曰懼夢

列子曰神遇為夢形接為事故晝想夜夢神形所遇一體之盈虛消息皆通于天地應于物類蓋人之生受命于天地賦形于陰陽則其精神往來與陰陽相為流通而禍福妖祥成敗得喪之見于吉凶者由夢以占之固無所逃矣掌其歲時者掌占夢之歲時也歲時之所建固不同矣或在寅或在卯之類是也時之所運固不同也或曰為春或曰為夏之類是也其者指物之詞指其所夢之歲時故曰掌其歲時天地之會先儒謂建厥所處之辰也陰陽之氣先儒謂休王前後也然則天地之會有升降往來陰陽之氣有盈虛消息歲之所建時之所運既有常數矣然後天地之會可以觀陰陽之氣可以辨日月之運星辰之

次可由之以占夢之吉凶馬此占夢之官所以掌其歲時觀天地之會辨陰陽之氣而以日月星辰占六夢之吉凶與正夢者謂平安自夢以其非噩非思非喜非懼而神非有所變故謂正也以平安自夢為正則噩思寤喜懼者變也噩如周書噩噩之噩辨察之意也謂心有所辨而後夢也思夢謂心有所思而後夢也喜夢謂心有所喜而後夢懼夢謂有恐懼而後夢夫六夢雖有正變之不同然皆精神之所感格故吉凶皆可預以占之于其吉也則由正道以應之于其凶也則修正道以禳之先王設官使之占夢豈徒然哉將以避凶而之吉永正厥事如此而已此其所以識感變之所由然也與日月星辰在天而後知其吉凶者所謂在人者庸詎知其非天耶惟遠者知通為一而後可以語此

季冬聘王夢獻吉夢於王王拜而受之乃舍萌於四方
以贈惡夢遂令始難毆疫萌亡耕反
難乃多反

占夢王官也其所占者以王為主王者樂以天下憂
以天下者也吉凶與民同患而已王之于民吉與之
同患惟恐其弗得季冬聘王夢獻吉夢于王王拜而
受所以與天下同其樂也以凶與民同患惟恐其弗
去故舍萌于四方以贈惡夢遂令始難毆疫所以與
天下同其憂聘問也主夢而占之吉則獻于王也吉
夢在王而所以祐其吉者則在天拜而受之所以尊
天舍萌于四方謂舍菜以祭四方之神也蓋吉凶之
萌寔兆于夢因舍菜以祭焉故謂之舍萌于惡夢而
舍萌以祭所以求其吉而欲其和也故謂之贈贈送
也難者所以難鬼神之為厲疫者而毆之也于季冬
既舍萌而贈惡夢然後令始難而毆疫者蓋內無鬱

分反

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又曰天垂象見吉凶聖人則之蓋自其異而觀之則天人異位宜相遠而不相及自其同而觀之天人同流宜相應而不相遠先王于天象必立法以觀妖祥辨吉凶所以和同天人之際而使之無間此眡祲之官所由設也賈氏謂日旁氣為煇十煇自一曰祲至十曰想大率皆由旁之氣也故總以十煇言之煇之字從火從軍以合并為光曜散為煇離為日為火故也物反為妖兆見為祥妖祥曜者吉凶之方萌吉凶則妖祥之成事故觀妖祥然後吉凶可辨焉氣祥謂之祲以日旁之氣相侵也形本謂之象謂氣在日旁未成形也鐫如童子佩鐫之鐫謂旁氣刺日也監如王啟監厥亂之監謂雲氣在日而臨日也闇謂晝晦成日觸也瞢謂日無光也彌如彌縫之彌謂氣貫日叙如時叙之叙謂雲有次序在

人尚其口以接鬼神示謂之祝大祝祝官之長也大宗伯事鬼神示以其禮故曰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示大祝事鬼神示以其辭以事鬼神示若夫王則事鬼神示以其道者也然道非體不立非辭不通此宗祝之職所以佐王事鬼神示而其誠不可見大祝以辭薦信于鬼神示然後可以祈福祥求永貞矣夫天所祐為福福所兆為祥鬼神示之所為也大祝則祈之祈求有所斁也蓋福莫長于無禍能斷然後可以延故曰祈福祥歷年之永得正命謂之貞歷年正命人之祈禱也大祝則求之也蓋天命明哲命歷年皆在人修之而已則有可祐之道然後可求也福祥出于神永貞本乎命先王所以祈求之者雖曰因人情所不能免然亦不可以苟矣則所以祈福祥求永貞固有道矣福祥者天事也永貞者人事也故先之以祈福祥而繼以求永貞聖

人之所以和同天人之際而使之無間者也餘見類二曰造三曰禬四曰禜五曰攻六曰說

掌六祈以同鬼神示一曰類

鬼神示之于人幽明則異域彼此則異勢疑若不可同也然與人異域而同理與人異勢而同情大祝掌六祝之詞以祈之其詞所以謂之同鬼神示與左氏曰鬼神聰明正直而壹者也依人而行聰明依人而行則神之視聽與人同好惡與人同矣又且壹焉吳正直依人而行則神之理好惡與人同道人之所取捨神亦取捨焉視聽之理好惡之情取捨之道既與人同則吉凶不遠于人矣六祈之詞何為而不能同于此蓋幽明之故知鬼神之情狀烏能與于自非通幽明之人之所惡也祈求

鬼神示而去之福祥永貞人之所欲也祈求鬼神示而降之鬼神示去其所惡從其所欲雖幽而無異于明雖無形而無異于人此所謂同之也然而先王于鬼神合其吉則同鬼神固有道矣大祝之六祈以陳信于鬼神示而已類合其類而祭之若類上帝之屬造即其所而祭之若造于祖之屬禬以會福若禬國之凶荒民之札喪之屬禜灾若春秋祭禜之屬攻以治去其害若翦氏以攻禜攻之屬以詞責之謂之說若庶氏以攻說禬之屬先王所祈如此亦以吉凶與民同患而已彼于禍福之際固未數數然也

作六辭以通上下親疎遠近一曰祠二曰命三曰誥四曰會五曰禱六曰誄

以言達意之謂辭易曰辭也者各指其所之太玄曰觀其施辭則其心之所欲者見矣蓋禮之文待辭而

言六
詞焉

辨六號一曰神號二曰鬼號三曰示號四曰牲號五曰
齍號六曰幣號齍音咨

以實命物使有所辨則謂之名因名命物使無相害
則謂之號是名為實之賓而號為名之美稱也致其
美稱所以尊之乃禮之敬文也神號所謂皇天上帝
也鬼號所謂皇祖烈祖也示號所謂后土地示是也
牲號牛曰一元大武之類是也齍號黍曰薌合之類
是也幣號幣曰量幣之類也神示鬼為之號者所以
致其尊也牲齍幣之為號者所以致其敬文也

辨九祭一曰命祭二曰衍祭三曰炮祭四曰周祭五曰

振祭六曰擩祭七曰絶祭八曰繚祭九曰共祭衍音延炮白交反擩而泉反繚音了又音料共音恭注同

飲食必有祭先王所以仁鬼神而不敢忘也蓋飲食者人之大欲存焉昔上古之時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實鳥獸之肉飲其血茹其毛非所以養生也後聖有作然後修火之利以炮以亨以炙以為醴而養之具豈始乎此而先王豈忘本哉孔子言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而況于王乎則大祝之辨九祭皆祭食之法而先王所以仁鬼神者尤致其詳矣命祭玉藻所謂若賜之食而君客之則命之祭然後祭也衍祭取尸祭之餘尊而祭之也少牢饋食云下佐食取牢一切肺以授上佐食以綏祭所謂綏祭即墮也蓋尸祭之餘將受嘏亦尊而祭之也炮之豚而八珍亦有炮豚炮牲則炮祭蓋取是而祭也炮包物火之如封人所謂毛

周祭曲禮所謂祭食祭先進祭之序徧祭也徧祭則周矣故謂之周祭然亦有所謂不祭者焉魚腊醬涪以其非物之盛則在所肝膋于鹽振祭也膋祭儀禮所謂取涪膋於醢祭于豆間也絶祭儀禮所謂取肺坐絶祭也振祭儀禮所謂取肺左卻手執本坐弗繚右絶末以祭也然則繚祭以手從肺本循之至于末非若絶祭真絶之而不循其本也共祭膳夫之授王祭肆師饗食之授賓祭也凡此九祭其度數固不同而先王用之無遺禮者以有大祝之官辨之而已

辨九擩一曰稽首二曰頓首三曰空首四曰振動五曰吉擩六曰凶擩七曰奇擩八曰褒擩九曰肅擩以享右祭祀 擩音拜稽音啟褒音報

其體衆出而進退以自通于所致者拜也故畢之于尊賤之于貴與夫自敘以上欲通其致敬之誠未有不用拜者矣非特是也舞拜皐陶之歌禹聞善言則拜太甲之拜首稽首伊尹武王之拜首稽首周公以至獻民數獻吉夢獻賢能之書而王皆拜而受之此又自尊自貴以屈服其體而通致敬之誠於其下也禮之情大小輕重固不同大祝因其事以辨之一則拜之儀多寡依昂有不同而已此所以有九辨之別也稽首拜而頭至地也頓首拜而頭至手也振動謂戰栗變動之拜也吉拜謂吉事之拜拜拜而後稽顙也凶拜奇拜一拜君所以答臣褒拜褒音報報謂再拜拜神與尸享獻也肅拜謂俯下手軍中拜也成十六年郤至三肅使者是也凡此九拜或用之于接人或用之于接神享尊在已上者右尊在已右者此用之于接人或脩物以祭或致道以祀此用之于接神故曰以

享右祭祀

凡大禋祀肆享祭示則執明水火而號祝禋音因

大禋祀事天神之大者也致其精以祀故謂之禋祀大肆享事人鬼之大者也致其敬以享故謂之肆享大祭示事地示之大者也致其潔以祭故謂之祭示于地言示則天神人鬼可知矣王于天神人鬼地示所致如此則大祝之陳信于鬼神宜有以攝之故使執明水火而號祝明水以鑒取水于月明火以遂取火于日至潔而清明者也惟潔為能察物而物莫能濁惟明為能燭理而物莫能蔽以此而號祝則禋祀天神降肆享而人鬼格祭祀而地示出豈特王之致精致敬致察之效與大祝陳信而無媿詞不為無補矣所謂號則六號之屬是也先號而後祝則號致焉祝也鬼神示之號則尊

神而致之也牲用幣之號則敬神而致之也禋祀肆享祭示皆禮之大者其事特嚴焉先期于致鬼神示而後以祝通其意故先號而後祝若夫小祝掌侯禳禱祠之祝號者蓋小祝掌祝號其事之小者故先祝而後號然則小祝大師之祝號皆祝也掌祭祈號祝亦先號後祝同也蓋大師亦國之大事故與禋祀肆享祭示之大禮同也

隋釁逆牲逆尸令鐘鼓右亦如之來瞽令皐舞相尸禮既祭令徹大喪始崩以肆卷浑尸相飯賛斂徹奠言旬

人讀禱付練祥掌國事 隋許規反 浑彌爾反

國有大故天哉彌祀社稷禱祠隋尸祭之餘守祧所謂藏其隋是也釁以牲血釁妖釁若小子釁邦器是

也逆牲則二祼之辰王出廟門而迎牲則大司樂所謂牲出入則奏昭夏是也尸則迎尸出入則奏肆夏是也隋釁迎牲逆尸則大司樂所謂尸食而侑之大祝亦令鐘鼓故亦如之大司樂言尸出入先于牲而大祝逆尸在迎牲之後者蓋先逆尸而後迎牲事之序也大祝以詞事神所以接神而親之也牲以天産致味行吾愛敬而親神者也故以牲而先于尸來旨令皐舞者來旨則樂師詔之大祝來之也相尸禮則延其出入詔其坐作也既祭令徹盖九嬪贊后薦徹豆籩樂師帥學士歌徹內宗及以樂徹則佐傳豆籩然則大祝令徹者令九嬪之屬而已大宗伯曰凡大祭祀王后不與則攝薦豆籩徹盖后雖不與而九嬪之屬亦與徹事焉言甸人讀禱者甸師喪事代王受眚戒必有禱詞也大祝于甸人讀禱則言于匶使知焉以生事死以存事亡也付練祥

掌國事者付音祔凡喪虞卒哭而有祔祭也十三月小祥而練二十五月而大祥祔也練也祥也皆大祝掌之也

掌國事國有大故天哉彌社稷所遭謂之故大故則兵寇之大者也天哉謂大水旱疫癘之類也大祝則彌祀社稷禱祠彌與小祝彌哉兵同彌所以止之也方其祈之則有禱及其賽禱則有祠皆大祝

大師宜於社造於祖設軍社類上帝國將有事於四望及軍歸獻於社則前祝大會同造於廟宜於社過大山川則用事焉及行舍奠造七報反舍音釋

宜造類皆祭名求有所利而祭之謂之造合聚衆神之類于祖在國內之禮也設軍

者則以大祝辨牲幣之號故也禮莫差于僭莫
祭故有其舉之而莫敢廢廢之而莫敢舉凡邦
國都鄙之祀皆命于王焉而弗祀非所命而祀焉
謂之逆祀命非所命而祀則在所禁命之祀而弗祀
國都鄙則頒其所得用之祭號也蓋名位不同禮亦
異數而名號者先王所以命其實者也又安可以假
于人哉故天子之所用者諸侯不得僭諸侯所用者
大夫士不得僭所以嚴其分也後世曲禮既廢季
氏之旅泰山三家之以雍徹孔子所以病之也

周禮詳解卷二十二

小祭祀所奉祀者亦祝號而已故弁侯禳禱祠言之也祈福祥則大祝所謂吉祝也神之所為謂之禍福天之所降謂之哉祥耗則為禍衍則為福逆則為災也美則為祥祈福祥則欲有福而無禍有祥而無災也順豐年則大祝所謂順祝也豐年出于天先天而致之者王也後天而順之者祝也逆時雨寧風旱則大祝所謂祀祝六祝之過也故寧之彌哉兵革疾則大祝所謂祀祝陽也災天患也兵人難也故疾癘氣之作也故遠以避之凡此莫非神之所使也小祝掌侯禳禱祠之祝號而求後事而報固其宜也然則為之侯福而却災先事而本而從事其末則祝之者豈有補哉傳曰有德之君無媿詞者也于是六者豈徒尚其虛拘之文哉蓋人事盡矣則所以相之者小祝之官與有力也不脩其內外不廢上下無怨動無逆事其祝史薦信無愧心

矣是以鬼神用享國
受其福祝史與焉
大祭祀逆盥盛送逆尸沃尸盥贊隋贊徹贊奠凡事佐
大祝大喪贊渳設敹置銘及葬設道盥之奠分禱五祀
大師掌釁祈號祝有寇戎之事則保郊祀於社凡外內
小祭祀小喪紀小會同小軍旅掌事焉盥音洛
盥音管
盥盛王所以親耕而自致者在是考大祭祀小祝則
逆之所以尊之也五官奉盥則牲
事尊于盥矣故大祝逆牲而小祝逆盥盛大者其事
畧小者其事詳故大祝逆尸而小祝送逆尸送徃而
迎來也不曰迎而曰逆者猶逆暑謂之逆
也盥所以致潔沃尸盥而為之沃也贊隋則

大祝所謂隋釁而小祝則贊之也贊徹則大祝既祭令徹而小祝于徹又贊之也贊奠司尊彝奠爵而小祝贊之也凡事佐大祝以其職主于貳大祝故凡事皆佐之也大喪贊渳則王始崩大祝以肆鬯渳而小祝贊之也熬熬穀也喪大記所謂熬君四種八簋是也設熬則設于棺旁所以惑蚍蜉也銘銘旌也銘旌者識之使不忘焉檀弓曰銘明旌也蓋以死者為不可別故以其旗識之愛之斯錄之矣及葬設道齍之奠分禱五祀者道齍之奠大遣奠是也分禱五祀則分遣奠之牲體以禱五祀者也蓋王生在宮出必告王有七祀而此止言五祀故將葬而行以禱之也王有七祀而此止言五祀故將葬而行以禱之也大師掌釁祈號祝則左傳所謂軍行祓社釁鼓祝奉以從之也蓋軍行殺牲以血釁鼓以禦妖釁而求其所斷焉故謂之釁祈小祝則號啟焉而後祝也有寇戎之事則保郊保神壝之在郊者

祀於社不在郊無所事故祀社所以弭兵大祝以大祀之而已保郊所以防患小祝以小名官故祭祀喪紀會同軍旅皆掌其事之小者焉尊卑之辨也

喪祝 不解

甸祝掌四時之田表貉之祝號舍奠於祖廟禰亦如之師甸致禽於虞中乃屬禽及郊餘獸舍奠於祖禰乃斂禽禂牲禂馬皆掌其祝號甸音田貉莫駕反舍音釋屬音燭禂音誅又音禱

甸與田同以包地而田則謂之甸而已故甸祝名官貉師祭也設表以祭故謂之表貉甸所以教戰春蒐夏苗秋獮冬狩表貉以祭甸祝掌其祝號也師甸皆以遷祖行視民以用命也見新

傳師甸用師以田也師甸致禽於虞中乃屬禽山澤之虞也及郊饗獸者司馬舍奠於祖禰則由田而祭也斂禽斂而入于公馬則欲馬之强壯也禰牲則欲牲之衆大也禰馬之祝號皆甸祝掌之故曰皆掌其祝號餘見傳

詛祝掌盟詛類造攻說禳禜之祝號作盟詛之載辭以叙國之信用以質邦國之劑信

歃血自明以詔明神者盟也以言相與要之鬼神者詛也類造攻說禳禜則大祝之六祈也夫先王之于民涖之以信則上不敢偽不正者莫從也不信不然後因其情而為之節文焉可使由而不可使知也詛祝之于祝號如此非矯正也不然則君子屢盟亂

是用長侯詛侯咒靡届究與列國之盟詩人所刺而春秋所以譏也盟詛之詞載之于策則謂之盟詛之載詞國之信用謂王國為載詞以使人信而用之而有先後之叙故曰以叙國之信用邦國之用比也則有劑焉以信其約故謂邦國之劑信既約之于神而又有劑焉以信其約如此則民之欺偽無敢施矣謂之信用謂之劑信則輔其自然而已苟自信不足而盟詛之詞亦安用哉以是豈先王之意乎彼苟況不明乎此乃曰盟詛不及先王之人也又安足與言周官之政事

司巫掌羣巫之政令若國大旱則帥巫而舞雩國有大戎則帥巫而造巫恒祭祀則共匶主及道布及葙館凡祭事守瘞凡喪事掌巫降之禮匶音丹葙子都反瘞於例反

國語曰古者民神不雜民之精爽不携貳者而又能齊肅衷正其智能上下比義其聖能光遠宣朗其明能光照之如是則明神降之在男曰覡在女曰巫以字法考之巫從工從二人從工者通上下也從二人者人為人交神也覡之字從巫見女為人交神蓋以弗覿其見也巫而已蓋神降之從在男曰巫在女曰覡通而言之皆巫矣楚語之言則是而其謂在男曰覡在女曰巫則誤矣神降之然後在男曰巫在女曰覡故男巫女巫皆不豫為員數司巫則為羣巫之長故掌羣巫之政令雩旱祭也陽亢在上阻陰而旱帥巫而舞雩所以動達陰中之陽也帥巫女巫也不言女則以女巫見之造舞恒造其祈禳之恒事也恒久也其所而已故謂之恒也主者神所依匡承主之龜而後止焉非頊造事灾弭而後止焉非頊造事灾弭而後止焉非頊造事灾弭

無筭則惟巫之所用以巫能制神處位而神所降焉故也春招弭以除疾病者招謂招福祥弭謂止禍祟夫福莫長于無禍故招福祥必有以弭禍祟而招弭之道莫先于一身之安強故又繼以除疾病也王弔則與祝前後知其為男巫也必與祝前則祝與巫聯事故也

女巫掌歲時祓除鬱浴旱暵則舞雩若王后弔則與祝前凡邦之大裁歌哭而請暵呼旱反

求神以去凶禍謂之裁祓除之類也除舊以致新謂之除若以除疾病之類是也鬱則以血塗罷厭其妖鬱浴則以香草薰浴去其汙穢若此者歲時有之而女巫則掌之也陽干時為暵旱甚為暵旱暵以陰中

之陽不上達陽中之陰不下垂而固陰故不雨而旱曝雩以祈雨也女陰物舞陽事舞女以助達陰中之陽也用物則以接神焉國大旱則舞雩矣又徧焉故司巫帥舞旱暵則不至是也故女巫舞之而已凡邦之大哉歌哭而請者易曰知鬼神之情狀蓋鬼神之情與人同非歌以樂其神則不足以致神非哭以感其情則不足以請其福而除哉也必以女巫所哀有歌有哭然後可以懷柔之而已

大史掌建邦之六典以逆邦國之治掌灋以逆都鄙之治掌則以逆都鄙之治直吏反

六典八法八則之書大宰既建之矣而大史又建之以逆邦國官府都鄙之治者蓋建者作而立之也大之宰以道揆者也大史以法守者也以道揆則所建者法之所自出也以法守則所謂建者書之所自成也

史以掌官書為事大史所謂建則特作而立其書焉以道製法有不與焉邦國官府都鄙之治其所逆者非一也所治在大史則大史之所逆也所治在司會則司會之所逆也所治在小宰則小宰之所逆也非大史司會小宰所逆然後大宰以典法則待之

凡辨法者考焉不信者刑之凡邦國都鄙及萬民之有約劑者藏焉以貳六官六官之所登若約劑亂則辟濫不信者刑之

上之制下以有法也其書皆藏于大史有疑者則使之辨于大史而考之不信者是謂非法其刑之宜矣

夫天子制法其下守法是宜承式而行謹度而循至于亂法矣然則考其辨

法所以伸其在下之情刑其不信所以杜其好辨之源矣司約掌邦國及萬民之約劑若大亂則六官辟藏其不信者殺蓋六官所藏約劑有登于司約而藏焉者大史藏焉則以貳六官所藏及其所登者而參考之故也約劑所以輔信今又從而亂之則倍信而奸僞滋啟其書而正之司約不信者服墨刑大亂也則殺亦以約其罪輕也

正歲年以序事頒之於官府及都鄙

易之革曰君子以治歷明時蓋時以作事始乎治歷時以厚生始乎明時生民之本於是乎在先王由是以人占天因時以授事以天占人序事以及時以數作歷知辰以辰知星以星知日以日知月以月知歲年由是而正矣以事係日以日係月以月係時以時係年則事由此而序矣頒之于官府都鄙及是時也

一月之數故三年而一閏五年而再閏八年而三閏十年而四閏十三年而五閏十六年而六閏十九年而七閏自此推之則有往來不窮之運焉則大史詔王居門之間矣惟王消息盈虛與時偕行而已

之變而又以其有往來不窮

非特取其有一闔一闢之

大祭祀與執事卜日戒及宿之日與羣執事讀禮書而協事祭之日執書以次位常辨事者攷焉不信者誅之大會同朝覲以書協禮事及將幣之日執書以詔王大師抱天時與大師同車大遷國抱瀆以前大喪執瀆以涖勸防遣之日讀誄凡喪事攷焉小喪賜謚凡射事

飾中舍筮執其禮事 與大師之大

大祭祀與執事卜日者執事大卜之屬也祀大神享音泰舍音釋大鬼祭大示前期十日而太史與大卜之屬卜日者以史主占墨故也戒及宿協事者羣執事則凡有事于祭者皆是也祭之事則繁矣具載于禮書之文故讀禮書則按其文之所載而協其事之所當共者也以史主書故也位常者貴賤之位有常處也執書以次位常亦以史主書以書敘其所當居之處也法者上之所以制下也辨而不信則其罪宜重故刑之事下之所以事上也辨而不信則其罪宜輕故誅之事下之所以言責之而已夫法者道之顯于可陳之閒事者道之散于有為之際聖人以道制法史能屬法之詞以為書而已聖人以道御事史特能屬事之詞于其書而已然此以是考之而彼不疑其所行彼以是應之而此不疑其所立則

其于辨法辨事也又孰禦之哉如其不然辨法而不信則是謂亂法亂法者無善政辨事而不信則是謂敗事敗事者無成功欲求免先王之刑誅蓋不可得矣夫辨法辨事者先王之所設官置吏考之如是之詳且審故其盛時無一法之不行無一事之不舉若挈裘振領之順若運臂使指之易則其故不為小補矣大會同朝覲以書協禮事則其書掌于大史故也餘見傳及將幣之日執書以詔王則行人所謂廟中將幣三享是也蓋諸侯將幣有三享之禮而王于受授之際其儀亦多矣故大史執以詔王亦所以協其禮是也大師抱天時與太師同車者太師掌以聲而知天道者也太史掌以書而知天道者也抱天時謂抱以遷都是也法謂司空營國之法大史抱之先至其所知天時之器也太師則執同律以聽軍聲故太史與太師同車以知天道者同也大遷若盤庚之也大喪執法以涖勸防者勸防謂行匶也勸勸力勤

防防傾覆喪祝志大喪勸防之事大史執法以涖之而已遣之日讀誄者遣謂柩將行祖廟之庭大奠也誄所以潔其行而人之讀之曾子問曰王誄稱天以誄之然則大史讀誄大師帥瞽作謚王之誄謚成于天道故也卿射禮曰君於郊射則閭中于竟則虎中大夫兕中士鹿中然則中形為兕虎閭鹿之屬而鑒中以盛筭明善射多筭則能勝物而制之以為用也凡射事使大史飾中則以史掌官書而佐中也舍筭則以主計書為職也各以其類而已執其禮事則以禮書皆掌于大史故也

小史掌邦國之志奠繫世辨昭穆若有事則詔王之忌諱大祭祀讀禮濩史以書序昭穆之俎簋大喪大賓客大會同大軍旅佐大史凡國事之用禮濩者掌其小事卿

大夫之喪賜謚讀誄 莫音定

邦國之志謂志其土地風俗之書掌之以備王之觀覽也誦訓掌道方志則非徒掌之又道之于王也小史于邦國之志則掌之而已父謂之昭子謂之穆父子相代謂之世世之所出謂之係奠係世以知其本所出辨昭穆以知其世序凡此皆有其書小史則奠而辨之也忌謂先王之終日諱謂先王之名忌則其所不為諱則在所當辟故有事皆詔王也然則出行則詔所忌祭祀則詔所諱矣大祭祀讀禮法則大史戒及宿之日與羣執事讀禮書而協事是也俎以盛牲簋以盛粢其先後有序多寡有數小史掌敘之而其序俎簋則以大史與羣執事讀禮法為節故也小史所以佐大史而掌小事也故言佐大史掌其小事也

馮相氏掌十有二歲十有二月十有二辰十日二十有

八星之位辨其叙事以會天位　馮音憑相息亮反

掌歲月辰日星之位而名官曰馮相氏者蓋無體無色則不可相凡有體有色者皆可得而相焉歲月辰日星既有位矣其氣之升降其物之隱顯莫不有可見之相焉其相為可馮而先王立官因得以辨叙事焉此所以謂之馮相氏掌十有二歲者謂太歲左行於地行十有二辰歲移一辰是也十有二月謂斗柄所指之月建十二月而一周也十有二辰謂自子至亥是也十日謂自甲至癸是也二十有八星謂自角至軫是也叙事謂春作夏訖秋成冬易厥民析因夷隩之屬其在事各有先後之序也天位謂星鳥以正仲春星火以正仲夏星昴以正仲秋星虛以正仲冬之屬其在天各有所居之位也夫馮相氏之辨叙事所以授人時也非會天位則不知四時之正故言辨其叙事則曰以會天位言授人時則必取正于天故言辨

叙事異宜故言辨天位總衆星之所聚非特合之而已故言會夫天有自然之則成逆之則敗順之則為福逆之則為禍蓋陰陽之運造化之機有數存焉于其間安可不務哉此馮相氏所以辨其叙事而會之羲和之事也而以中士為之列于春官之屬也者蓋帝者天道也行天道以治人故天道致其詳王者人道也行人道以奉天故人道致其異時異二事故也

冬夏致日春秋致月以辨四時之叙辨皮免反

日月之運乎天也相推而為晦明相繼而成晝夜一往一來一升一降其照臨有象其躔有數其象為可占其數為可步雖周天遲速之不同先王因推其象數而得以土圭度其景之至否而辨四時之叙矣且冬至日在斗牽牛景丈有三尺夏至日在東井尺有五寸此長短之極也故冬夏則致日春分日在婁而月

上弦于東井下弦于
牽牛下弦于東井亦以其景知氣至否也故春秋則
致月春秋冬夏氣皆至焉則是四時之叙正矣典瑞
所謂土圭以致四時日月者謂此也然日為陽而實
故致於長短極之時月為陰而闕故
致於長短不極之時各有所主也

保章氏掌天星以志星辰日月之變動以觀天下之遷
辨其吉凶

物相雜曰文文之成為章日星之變動昭回於天其
垂象有見乎章而章之所示有吉凶妖祥之不同人
則因而保之此掌天星之官所以謂之保章氏蓋吉
與祥固在所保而妖凶則亦有以保之使不為灾禍
焉然則章之見于自然者天也保之成于使然者人
也先王設官亦以和同天人之際而使之無間矣掌

天星者掌天與星也所謂日月之變動五雲之物十有二風皆天也所謂星辰分星者皆星也星有贏縮日有明晦月有盈虛其變無常也而天下之妖祥禍福遷運于下者寔隨之矣則保章氏掌天星以志日月星辰之變動以觀天下之遷辨其吉凶者則王政得失可由此而知之也于日月星辰言變動則知所謂遷者亦變動也蓋變動以象言也遷者以推移而言之也夫天不人不因人不天不成仰志日月星辰之變動則考之天也俯以驗之于人也天人之相與間不容髮天人之相感至不旋踵象見于天則在人之事以形于下事修于人則在天之象以應于彼官謂之保章豈苟然哉

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封域皆有分星以觀妖祥以十有二歲之相觀天下之妖祥分扶

問反

星土則分星之十二次分屬九州也十二次雖分十二土然合而言則為九州而已九州之分域不同而皆有所主之分星紀星降婁魯也大梁趙也寔沈晉也鶉首秦也鶉火周也鶉尾楚也壽星鄭也大火宋也析木燕也以觀妖祥兆于天故也以所主之分星而觀之則九州之妖祥灼然可見矣十有二歲星也太歲為陰左行于地歲星為陽右行于天十二歲而一小周焉以十有二歲之相觀天下之妖祥占其見之相有逆順盈虛伏見進退之不同而妖祥著于天下矣分星經星也異于分星則無常主矣故有所主之封域歲星緯星故以其相觀天下之妖祥左傳曰越得歲而吳伐之此蓋以其歲之相觀妖祥之必受其凶也

以五雲之物辨吉凶水旱降豐荒之祲象

陰陽分而為五行章而為五色五雲之物則雲之有色也數有吉凶時有水旱則降豐荒之祲象所由著也于數有吉凶于時有水旱則降豐荒之祲象使人預知而為備氣象謂之祲形本謂之象則保章之所占或以其氣或以其象故也傳言分至啟閉必書雲物為備者凡以此與厥祲言降豐荒之祲象則與祲說于國使民知之故謂之降事未至而使之備患未生而使之防先王所以仁民可謂厚矣

以十有二風察天地之和命乖別之妖祥

十有二風風之生于十有二辰之位者也蓋天地六氣合以生風艮為條風震為明庶風巽為清明風離為景風坤為涼風兌為閶闔風乾為不周風坎為廣莫風八風本乎八卦傳曰舞以行八風謂此也四維之

妖祥可觀也驗五雲之物而豐荒之祲象可降也察十二風之和而乘別之以當凶荒乘別之政所以當救者則以詔于上于救政之事所當先後緩急者則以訪于下政不失所救事不失其敘則可以轉凶而為吉矣又況其無凶者乎可以止妖而致祥矣又況其無妖者乎吉凶妖祥雖不同而先王所以有救政叙事者未嘗廢故曰知天之所為知人之所為者至矣惟天有以示人惟人有以奉天修其誠足以應其情正厥事足以格其變此所以能成天下之大順致天下之大利和同天人之際而使之無間也

周禮詳解卷二十四

宋 王昭禹 撰

内史掌王之八枋之灋以詔王治一曰爵二曰禄三曰廢四曰置五曰殺六曰生七曰予八曰奪枋本又作柄兵病反治直吏反

夫上下之分有道揆有法守大宰有八柄詔王馭羣臣者明道揆于上而所掌者非特法守而已内史掌王八枋之法以詔王治者謹法守而下而道揆有不與也謂之八枋之法則其所掌者法而已謂之王之

凡命諸侯及孤卿大夫則策命之凡四方之事書内史讀之王制祿則贊為之以方出之賞賜亦如之内史掌書王命遂貳之

諸侯者邦國之君孤卿之臣也策以竹為之命為之節故以策命之也祿有十于卿者有倍于大夫士者賞賜或以土田或以車服或以器物方以木為之祿及賞賜則以仁之故以方出之也然義以方列名之曰方則亦有義存焉耳四方之事書謂下以書而書以報之于上也言讀四方之事書次于策命之後則事非命不立故也主命謂王言之出下稟而行之者也内史載而書之言書王命次于方出之後也則書其副而藏之以待有所放也蓋八枋

之法明則慶賞刑威之政舉方此之時君子進為上小人退聽于下則法由之而立令由之而明治由之而詔爵祿賞賜足以誘天下之善良然後下之事達于上其利可得而知先王命之施于下其從違可得而致矣則內史所掌如此不亦宜乎

外史掌書外令掌四方之志掌三皇五帝之書掌達書名於四方若以書使于四方則書其令使所使反

書曰王言惟作命不言臣下罔攸稟令蓋合而言之則上出而為命下稟之則為令別而言之則一定而不可易者命也若天之命是也因是而告之者令也若四時之令是也命後世所謂制也故內史書之則以出于上者為主令後世所謂詔也故外史書之以告于下者為主外令則所謂國令也外史掌書之而

內史則執其貳謂之外令則別于女史之內令也掌四方之志則下以知風俗之所尚也掌三皇五帝之書則上以攷古昔之所行也書名者守也所以正名百物故謂之名焉其位則有上下內外終始前後中偏左右之異宜其形則有邪曲直耦重交折反缺倒仄之異制其聲則有發敛呼吸抑揚合散虛實清濁之異用其義則可視而知可聽而思先王所以一道德而同風俗者此其本也則外史之達書名于四方又豈有異政殊俗之尚哉達書名于四方則書名制于王而作私名以正名者不得而作也若以書使名于四方則王使人于四方外史書其令則掌外令故也

御史掌邦國都鄙及萬民之治令以贊冢宰凡治者受灋令焉掌贊書凡數從政者治直吏反數所主反

邦國都鄙及萬民之治令所謂六典以治邦國八則以治都鄙官成以待萬民之治是也其法則冢宰以道制之其命則御史掌其令而治之故以贊冢宰為職也凡治者受法令焉則若九賦九貢九式九兩之類有其法即是而御史掌其令而治之法令皆書于此而凡治者受也掌贊書則書于簡冊者御史贊之也凡謂計其總數也數謂數其析數也一二三四之謂也凡則如師掌官成以治凡之凡同數則如旅掌官常以治數之數同凡數從政者謂以凡以數而從政者御史皆掌而攷校之則以凡與以凡以數而從政者謂以凡以數而從政者數皆載于書故也若後世之御史掌班簿亦古之遺法歟蓋自公卿以下至庶人之在官者莫非從政者不可以不知其登下多寡之計故有凡數也

巾車掌公車之政令辨其用與其旗物而等叙之以治

馭物而乘之者不可以不大矣有往來不窮之通有殊塗同歸之會而有趾者得是而成功此其車所以謂之路也門謂之路寢謂之路馬皆是意矣路車以王所乘為主而其賜諸侯則以路車者蓋王所乘之車而賜諸侯乘之亦所以順王命也故詩有路車乘馬之辭焉錫以介圭亦若此也玉路以玉為飾也玉德之美也温潤而澤此德之見于仁縝密以栗德之見于智垂之如隊叩之其聲清越以長其終詘然德之見于禮樂者瑕不掩瑜瑜不掩瑕孚尹旁達德之見于忠信者王乘玉路示其德之美而能馭萬物也脩德之然後可以格神而享之故玉路王乘之以祀建大常者日月天之明星辰天之精相代而成晝夜相推而成歲時此天道之常也王建大常示其能立於道而能屬萬物也脩道之全然後可以格神而寧之此玉路所以建大常也先儒以謂眉上曰錫謂馬面當顱

刻金為之詩所謂鉤纓鏤鍚也動則有聲所以養王
聰也樊馬大帶也纓馬鞅所以羈馬也皆以五采飾
之所以養王明也樊纓十就大常十有二旂倫大數
也再

金路鉤樊纓九就建大旂以賓同姓以封 旂其依反

金路以金為飾也金雖堅剛化而不亡然其為物也
因型而從革以譬則義之和也蓋其形堅剛所以為
義其材從革所以為和今夫剪裁以有斷刻制以為
成求方與之為方求圓與之為圓惟治之所鑄大叩
之則大鳴小叩則小鳴唯物之所感豈非其義之和
歟大旗象春其繢交龍以譬則仁也然則金以飾路
義通其和矣建以大旗仁以接之矣以禮賓以封同
姓固其宜也何則諸侯之于王莫非臣也然有所
謂尊之而弗臣者焉莫非親也然有所謂疎之而弗
親者焉以賓禮見之則賓之而弗臣也以同姓眡之

革路鞔之以革也革所以扞內而蔽外義之制也大白象秋正西方之物惟白為能受采則以義受之之譬也不以義制非不足以威衆非所以懷遠也然則革以鞔路義得其制矣建以大白義足以受之矣以即戎以蠻服以內之侯謂之四衛欲其扞外而蔽內且有所受焉即戎之類也故封四衛亦以此龍先儒讀為龐謂以白黑飾韋雜色為勒也條讀為條謂以絛絲飾樊纓也五就則降象路一等矣

木路前樊鵠纓建大麾以封蕃國 前子踐反 鵠戶篤反

木路不飾不鞔其質則木質也木路則以譬仁之施也大麾象冬正北方之色也于行為水于物為精智得其施矣建以大麾智足以服之矣以田以封蕃國為路仁

周其宜也蓋田不以禮則暴殄天物非所以為仁蒐田以時則仁如騶虞而王道成則田事貴仁可知也

蕃國在九州之外不及以政亦仁之而已然能以仁施而不能以智服之則不足以制度而防不虞之憂故大田之禮以簡衆而習戰蕃國之諸侯威以制之而惟世一見而已是皆以智服之也仁以施之則足以致生養之恩智以服之則有以防不虞之變木路之建大麾仁智兩全矣前先儒讀為剪謂以淺黑色飾韋為樊也鵠纓謂以鵠色飾者為纓也祀以德故建大常奉天道之象也有德為能忘焉實以仁故建大旂大旂有升降而不為亢固實之道也朝以禮故建大赤臣以宣布著見事上而君亦以是准焉固朝之道也即戎以義故建大白田以智故建大麾且夫白之為色正秋也以即戎則宜莫盛于秋矣大麾之為色正冬也以田則宜莫盛于冬矣餘見傳

王后之五路重翟錫面朱總厭翟勒面繢總安車彫面鷖總皆有容蓋翟車貝面組總有握輦車組鞔有翣羽蓋重直龍反繢戶對反鷖烏兮反翣所甲反

重翟謂重雉羽為車兩旁之蔽也厭翟謂不重次其羽使相近也朱總謂以朱飾繒為飾著馬勒直兩耳也錫面則以錫飾馬面也勒面謂以韋為當面飾也繢總謂畫文為飾也安車無翟飾也彫則彫之而已鷖總謂以鷖色為飾也故安車用鷖總然則白者陰之中黑者陰之安之也鷖青鷖黑也青黑陰乃所以可蔽則青黑鷖陰以陰在下至韋衣白而韋陽遠於陰不重不厭以翟飾車之側也貝面也總組則以織組為總也輦車帷蓋謂車蓋有翣以

者不敢干也雖有覬覦者不敢越焉乃所以正名分之大而杜竊擬之端歟

凡良車散車不在等者其用無常凡車之出入歲終則會之凡賜關之毀折入齎于職幣大喪飾遣車遂斂之行之及葬執蓋從車持旌及墓噣啓關陳車小喪共匶路與其飾歲時更續共其槨車大祭祀鳴鈴以應鷄人

散素旱反遣弃
戰反從才用反

良車與良喪之良同謂其質之甚善也散車與散樂之散同謂其非法度之所用也自良車以上皆在等者其用固有常矣餘或良或散惟所用而已固無一定之常也凡車之出入歲終則會之者計其完弊多

少也唯賜無常唯上所用故闕而不會至尊不可以有司之法制之也毀折謂乘公車而有毀折而入其直也大祭祀鳴鈴以應雞人者蓋鷄人嘑旦以昭百官巾車鳴鈴以和之也必使鳴鈴巾車則車有和鸞相應之象也鈴之字從令蓋鈴在旗建旗出令者亦受令者也命物出令者君也雞人叫百官若鷄司晨以物自然隨天時而已巾車鳴鈴以應之以致令繼焉車臣道也致令繼焉臣事也

典路掌王及后之五路辨其名物與其用說若有大祭祀則出路贊駕說大喪大賓客亦如之凡會同軍旅弔于四方以路從說書鉥反從才用反

巾車之官掌王及后之五路矣而典路又掌之者蓋冬官造車以授巾車則掌設飾之而王及后之

所謂馳車也孫武書曰馳車千乘又曰輕車先出其側者是也蓋用之馳敵致利非輕則不能充其任故馳車又謂之輕車車蓋轀車之有屏蔽者也故其字從酋酋弟也弟蔽也凡此五車皆戎車也故各有萃萃隊也易曰萃聚也蓋聚則有萃矣必各以其萃則以其車之出入卒伍進退皆習穆焉車僕則并其萃而掌之也即戎之車王之所乘于戎車為尊故獨曰戎路而巾車亦掌設飾之也車僕之所掌則五車之萃與凡兵車之所用者皆掌之也凡師共革車則師之所用者其車皆以革鞔之也會同則亦如之所謂不失倫也大射共三乏者乏待獲者所居也于文反正為乏正受矢者也乏則反之故謂之乏必以車僕共三乏者蓋戎以致敵用于有事之時而射則習于無事之時有所待而設防患也故其事如此而已

司常掌九旗之物名各有屬以待國事日月為常交龍

下皆有所建之旗司常掌其物名使其屬視而知所從則以待其所用也日月往來未始有常而謂之常者惟其無常乃所以為常也日月為常天道之運也王建大常則志天道也易曰見龍在田君德也龍利澤物美能養人其德則仁也交龍為旂君德之用也諸侯建之則志君德也然諸侯在國則有君道在朝則有臣道以其有君道故一龍升以其有臣道故一龍降焉此其旂所以為交龍之象夫成事仁也而仁必以義成之故旂之字從斤以人君所建以帥衆宜以義辨為言也通帛為旜純赤而已赤之為色宣布著見于文從亶義可知也孤卿建旜以其近王宜亶以事上也雜帛為物則無赤白焉陰陽之義也大夫以智而帥人士尚志上也然皆物其所屬則一陰一陽曷可少哉物者上之道也物于物者下之道也物物故取名于物蓋其所建亦使人無為而已此物

之字所以從勿者乃其義與然物莫不貴陽賤陰則帛之雜不如通之貴矣熊虎西方之物也熊以其毅虎以其猛義之屬也師都謂孤卿之為軍將者也師都建旗則以猛毅致其義而用衆也旗之字從其天數也得天數乃能知變可期物使適已熊虎西方止而左右物所期也故謂之旗焉鳥隼南方之物也以其速隼以其摯禮之屬也州里州長所治也州里建旗則以摯速致其禮而衛士也旟以帥衆而有其與也故其字從與鳥隼南方為有與也故謂之旟焉龜蛇北方之物也龜以其果智之屬也縣鄙謂縣正鄙師也則完果致其智而戡敵也旐畢者所建兵事兆于此而龜蛇北方物所兆也故其字從兆而謂之旐焉夫先王制軍自旅以上乃有旗故旅之字從从言有旌旗而可指撝也故鄉遂所建自縣鄙以上而已全羽為燧旌以析而生之為義蓋道以全之為遂析之為生故

旗弊之匈亦如之凡射共獲旌歲時共更旌

祭祀以事神賓客以接人師田以用武皆衆之所會故建其旗使其屬視而知所從焉文事以祭祀為主而賓客亦如之武事以用軍為主而匈亦如之會同在國外也故置旌以為門即掌舍所謂帷宮設旌門是也置以植之設以飾之者掌舍也凡軍事建旌旗者軍事以旌旗作其衆且有進退故建之及致民則置之而已無所事建也蓋作而立之謂之建植而立之謂之置止而仆之謂之弊此其辨與凡射共獲旌者服不氏曰以旌居乏而待獲旌則服不氏唱獲所持之旌也司常則共之而已言凡射則三射皆有獲旌共旌弊則更

都宗人掌都祭祀之禮凡都祭祀致福於國正都禮與

其服若有寇戎之事則保羣神之壝國有大故則令禱
祠既祭反命於國家宗人掌家祭祀之禮凡祭祀致福
國有大故則令禱祠反命祭亦如之掌家禮與其衣服
宮室車旗之禁令

宗典祀者也掌都祭祀之禮謂之都宗人則以公卿
王子弟所食采謂之大都小都故也掌家祭祀之禮
謂之家宗人則以大夫所食采謂之家邑故也夫節
奠差于僭僭奠僭于祭故季氏之旅泰山而孔子病
之則掌祭祀之禮在所尤謹也此都宗人家宗人所
以皆先之以掌祭祀之禮也祭祀之致福于國者歸
王以其福也蓋都家之所食其福本于王之所施則
下之報上于此乎見矣夫禮所以定尊卑別貴賤辨

親疎而明分守也而僭亂之生其微常起于衣服之間則正都禮與其服者又不可緩也掌祭祀之禮斯有以事神矣正都禮與其服斯有以治人矣幽有以事神明有以治人則宜其先王思患而預防之人難天災有不能免者則所以待之有其具矣若有冤戕之事則保羣神之壝所以待人難也國有大故則令禱祠所以待天災也以其掌祭祀之禮則所以保羣神之壝而令禱祠者固其職也小祝言若有冤戕之事則保郊宗人與小祝保神壝之在外者也小祝言保郊此言保羣神之壝相備也祀必命之祭然後祭則祭于國則逆祀命者蓋無有也之命上所出既祭反命

都宗人家宗人其典祀已見新傳然都宗人先正都禮與其服而國之大故禱祠次之言正禮服于無事之時然後大故可以禱祀也家宗人先國之大故禱祀而掌家禮與其衣服

其名則辨其所命之名也辨其物則辨其色之物也易曰是故知鬼神之情狀惟有情狀則不能無名物也然必圖之以三辰之法者蓋天道之大在陰陽而三辰者陰陽之精以推之則其居可圖也蓋天道之大在陰陽而陰陽之精鬼神示皆不能違乎陰陽而由陰陽以推之則其居可圖也蓋辰者星所次星者日月所舍日循星以進退者也月應日以死生者也日月星謂之三辰者以其所次舍而言之也三辰之運其消息有氣其著明有物其進退有時其贏縮有數一升一降一出一入一往一來鬼神示皆以其象類從焉然則鬼神示之居與其名物可猶而辨之者不過推此而已易曰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蓋天地之數不過乎五行五行之數皆本乎陰陽以五行之數且足以制鬼神而行之則由陰陽之精以猶鬼神示之居又奚不可哉昔神降于莘周內史過曰以其物享焉其至之日亦其物也是亦以三辰之法猶之也以冬至日致天神人鬼陽故

也以夏至日致地示物魅物魅為陰故也人死則為鬼物死則為魅凡以神仕者于冬夏之日至致天神人鬼地祇物魅而祭之者以禬國之凶荒民之札喪故禬人鬼為陽故也人鬼為陽則以對荒民之札喪則欲在天者無凶荒在人者無札喪故也夫祈禳梗禬人情之所不能免也先王因情而為之典禮凡以與民同吉凶之患歟

周禮詳解卷二十四

周禮詳解卷二十五

宋 王昭禹 撰

夏官司馬

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為民極乃立夏官司馬使帥其屬而掌邦政以佐王平邦國

政官之屬大司馬卿一人小司馬中大夫二人軍司馬下大夫四人輿司馬上士八人行司馬中士十有

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六人胥三十有二人徒三百有二十人凡軍制萬有二千五百人為軍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 輿音餘行戶剛反注同

先王制官以探本設司以徵末政非夏官也而謂之夏官者政以禮為本也此為本也而謂之司馬者政以馬為末也司馬則政官所司皆舉矣此之謂伺末物各當其分至于馬則政官所司皆舉矣此之謂伺末物各當其分之謂平邦政之所施則強不得以侵弱衆不得以暴寡小大高下莫不各當其分矣此司馬所以帥其屬而掌邦政以佐王平邦國而政典亦曰以平邦國也大司馬掌邦政以佐王平邦國而政典亦曰以平邦國者蓋政典之為書以平邦國而王之為政亦以平

平邦國而已蓋政者正也以政為體以平為用惟平然後能正此王之為政所以期于平邦國也夫馬者甲兵之具而王政之所重也故自夏官之卿一人以至于中士十有六人皆以司馬名官則政官之所司其事悉矣夫政以兵為大兵以馬為急故名官以司馬然其官有尊卑之殊則其所掌不能無輕重之辨故政官之正以卿一人為之其官謂之大司馬言大以別小也政官之貳以中大夫二人為之其官謂之小司馬言軍則以率衆也輿司馬以上士八人為之則卑矣所正者乘載之事而已故名官以輿行司馬以中士十有六人為之則尤卑矣所正者行列之事而已故名官以行凡此皆尊卑之別也自大宰而下其徒皆百二十人而司馬之徒獨三百二十人者以政官之所掌以軍旅為主則其徒不得不多矣夫萬有二千五百家為鄉凡起役徒無過家一人故以萬有二千五百人為軍王六鄉故六軍大國三鄉故三

軍次國二鄉故二軍小國一鄉故一軍且天子六鄉六遂此獨言鄉者蓋鄉主教而國以鄉為主故也書曰魯人三郊三遂然則諸侯之國亦有遂矣且先王因農事以寄軍令文教武事皆出乎其中射御寓于禮干戚寓于樂魯什伍而教道藝無非軍政也因田獵而選車徒無非軍事也居聯其家而為比閭族黨州鄉出則聯其人而為伍兩卒旅師軍故六鄉之官皆折衝禦侮之人六鄉之民皆仗節死難之士左之而文無不宜右之而武無不有方其奉璋峩峩髦士攸宜其不敢惰者皆卿大夫之才及其渾彼涇舟烝徒楫之其能濟之者皆將帥之職此其所以為將為帥為卒長伍長之屬皆取于鄉大夫士而足矣先王之時所以守則固戰則克德足以柔中國刑足以威四夷者由此道故也

大司馬之職掌建邦國之九濂以佐王平邦國制畿封

國以正邦國設儀辨位以等邦國進賢興功以作邦國
建牧立監以維邦國制軍詰禁以糾邦國施貢分職以
任邦國簡稽鄉民以用邦國均守平則以安邦國比小
事大以和邦國

謂之邦國之九法則以九法所施以邦國為主而無
所施于王畿故也以道制法者王以法立事者臣故
掌建邦國之九法者大司馬其職也以佐王平邦國
則使強不得以侵弱衆不得以暴寡以九法所以正
之等之作之維之糾之任之用之安之和之如此也
苟戾乎此然後九法施焉則王之于平邦國豈遽加
之以刑辟之威哉制畿封國以正邦國者以田為界
畫幾出入焉者幾也度土而居之有大者亦有小者

者則大宰所謂建其牧立其監也九州之牧建之于上而使有所統諸侯之監一國者立之于下而使有所承則萬國由此維而相纏維之者同也制軍詰禁以糾邦國者軍以包敵禁使無犯制軍則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隨其國之大小而制之也詰禁則或施于國或施于軍或施于刑或施于誓隨事而以言詰之也制軍而有以包敵詰禁而使之無犯則邦國由此糾而不散矣施貢分職以任邦國者利上治已而以職供者貢也有所受而聽乎上者職也貢以物言之施貢則各以其所有職以事言之分職則各以其財也分職所以任其力也此之謂任邦國簡稽鄉民以用邦國者萬二千五百家為鄉大國三鄉次國二鄉小國一鄉所以處民也簡謂選其強弱稽謂攷其多寡簡其強弱稽其多寡然後眾可用故曰以用邦國均守平則以安邦國者諸侯為天子守土則均

守者均其地守也匡人達法則匡邦國則平則者平
其八則也都鄙非無守也以邦國為主邦國非無則
也以都鄙為主地守既均則遠近各遵其匀無相侵
奪之患矣八則既平則高下各當其分無或僭忒之
愆矣邦國于是安而無危故曰安邦國比小事大以
和邦國者比小則使大國比小國也事大則使小國
事大國也以大比小則有以致其樂天之仁以小事
大則有以致其畏天之智如是則諸侯親四隣睦邦
國和而不垂矣故曰以和邦國以正其地之小大然後六者並見新經

以九伐之濛正邦國馮弱犯寡則眚之賊賢害民則伐
之暴內陵外則壇之野荒民散則削之負固不服則侵
之賊殺其親則正之放弒其君則殘之犯令陵政則杜

事則一而已故九畿又謂之九服畿言其有界畫服言其服王事也九畿之籍則以其界畫書而載于籍也經界既定然後政官所于是乎有以服邦國矣九畿之籍以正其封疆為主書之圻父薄違詩之祁父也凡言國者皆諸侯之國也所謂施邦國之政職者諸侯之國也所謂千里曰國畿者則王國而已天子之畿千里以天事言之則所以象日月之晷也以人事言之則千里不足以待諸侯也自國畿之外以封諸侯者皆以五百里為限而命名皆有義焉侯畿者以言扞外而蔽內者也甸畿者以言井牧其地什伍其民也男畿者以言致力而事上也采畿者以言服事以奉王也衛畿者以言奮力而衛內也自侯畿謂之中國所謂疆以周索也蠻以言其慢夷以言其易鎮則如四鎮之鎮以安中國為主也蕃則如藩屏之藩以屏蔽中國為主也自蠻畿至蕃畿謂之四

下以職供謂之貢上以政取謂之賦以斂財以給軍為主也夫地有上地中地下地之差民有家三人二家五人家二人之別其賦所以本于以地與民之制也蓋地有肥瘠民有多寡則財賦亦隨之而有輕重矣然司徒稽人民而周知其數為任衆也故曰可用者知其家之衆寡而後數可稽也故于稽數言其家之人知其食之多少而後賦可令也故于令賦言其地之食

中春教振旅司馬以旗致民平列陳如戰之陳辨鼓鐸鐲鐃之用王執路鼓諸侯執賁鼓軍將執晉鼓師帥執提旅帥執鼙卒長執鐃兩司馬執鐸公司馬執鐲以教

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節遂以蒐田有司表貉誓民鼓
遂圍禁火獸獻禽以祭社中仲同陳並去聲將帥
並去聲長上聲數音朔

傳曰國雖安忘戰必危孔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
之司馬于四時之田以旗致民平列陳如戰之陳以
教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節所以不忘戰而教民也
蓋聖人思患而預防之雖無難而有多難之畏于無
事而為有事之備已治矣未嘗有其治已安矣未嘗
有其安國家閒暇選練訓習不可怠忽也四時教戰
而謂之為田者以其養禽獸而取之以為利與田事
同故也以其事言之則為圍與疆理同也攻擊獸搶
猛鳥則與耘同也度可殺然後取則與穫同也此所
以習戰謂之田蒐夫攻闢而冒矢石人情之所不欲
也馳騁而逐禽獸人情之所同欲也以其情之所不
欲而寓於所同欲之間此人所以樂為之用而四時

教戰所以皆寓於田獸然春陽用事非兵之時故教振於所謂入曰振旅是也振如振領之振振而整之也方其出則治之以行則無暇平整其儀飾及其入焉則明尊卑辨貴賤此所以整之也旗所以屬衆而物之衆視而從之故致民也以司徒之大旗則司馬之致民也以王之太常矣蓋日月為常所以象天道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則司馬致民以太常者知其教戰固有道也而上之至於五師之軍也夫用軍之法自五人之伍推其先後有序其左右有局合其衆以成列陳其列以為陣而田獵之所習無非軍事也故平列陳如戰之陣平者高下如一之謂也兵以鼓作以金止而鼓鐸鐲鐃皆所以節行也故於振旅辨之道之大謂之路軍事非王所執也以道御衆而已故王執路鼓事之大謂之責諸侯執責鼓晉以敵王憾為事則事之大諸侯所執故諸侯執責鼓晉以追為義

將以統衆而殺敵其事有進而已故軍將執晉鼓提鼓鄭氏謂鼓之有柄者于馬上提之以令衆也故師帥執提鼙卑者所率五百人之衆其衆少矣非若師之為大故旅帥執鼙以其卑故也軍法衆自旅而上然後有旗以其非旗不足以指麾故也自旅而上然後有鼓以其非鼓則不足以令衆也卒長執鐸以止鼓也兩司馬執鐲以節鼓也伍長而謂之公司馬者尊而六命之卿卑而一命之士所司皆至于馬則軍事之伺末者無不舉矣謂之公司馬則以別于私人私人亦稱司馬所謂家司馬是也鼓陽也執之鐲以止鼓則以陽更用事焉故卒長執之通鼓節鼓則佐陽而已故兩司馬公司馬執之坐作進退疾徐疏數皆有節焉不習則不能不講則不熟故教之使習熟焉遂以蒐田者由天道而公焉則方春物生又非為苗除害之時由人道而私焉則祭祀賓客

充君之庖不可廢也故春田謂之蒐由人道而私則不可以無所擇故蒐有擇焉驕虞所謂蒐田以時亦擇其不孕然後取之蓋無事而不田曰不敬田不以禮曰暴殄天物于春而必以敬而致禮也田必以之田表貉之祝號則有司謂甸祝掌四時也以警教恤則民不忘而擇不以禮廢仁也有司表貉貉師祭也甸祝也折民以言者警民其可已乎禁謂虞衡守禽之厲禁也鼓而圍之遂蒐田矣火獘者田止謂之火獘春田以用火為主故曰獘春非田之時其取而殺之則不若用車之密密以火之利則不若車故也然用車者亦因其焚萊之時也獻禽大獸公之小禽私之也詩曰獻豜于公亦取其豵之大者也以祭社者社土示也春為民祈故祭禮獨先言祭社則先王之祭祀凡以為民而已

中夏教茇舍如振旅之陳羣吏撰車徒讀書契辨號名

之用帥以門名縣鄙各以其名家以號名鄉以州名野
以邑名百官各象其事以辨軍之夜事其他皆如振旅
遂以苗田如蒐之濛車獻禽以享礿 芟蒲末反撰息轉反註讀為算礿餘若反

詩曰伯所芟蓋伯為草舍聽訟於甘棠之下也
教芟舍者教以草舍之法正也蓋草雖芟陰不能死兵
教芟舍芟舍者草芟而舍也
之草舍當圖安存而避危亡故也易野車為主險野
人為主撰車徒者所以具之也述事為書合驗為契
讀書契者所以聲之也撰車徒讀書契皆比軍事也
比軍事為將芟舍焉號名以待夜事故于芟舍辨號
名之用古者晝戰則目相視故為之旗幟夜戰則聲相

聞故為之號名草舍欲其名聲相聞足以相別而已辨號名固其宜也帥以門名者若魯有東門襄仲宋有桐門右師是也必以門而非常之要在此也師以帥衆而閭闢之變扞衛之功折衝之機實係乎此也縣鄙謂鄙師各以其縣縣鄙之官而名之也鄉以州名則若南鄉甄東鄉為人邑之大夫以其所治之邑而名之也野以邑名者野為公邑而名之也凡此所號名皆所以待軍之夜事以夜則旗幟不足以相視以名相別而已然帥以門名則將以門名可知也縣鄙各以其名可知也鄉以州名則遂以縣名亦可知也野以邑名則郊以邑名亦可知也其他皆如振旅則若致民平列陳與夫以教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節皆然矣遂以苗田則夏苗在田如草而已為苗除禽獸之害故也蒐如蒐之法則其他表貉誓民鼓遂圍禁之類皆與蒐同也車獘者夏田以車為

主以物生于春長于夏以車馳逐而取之則其利密于春之用火矣以東山之詩攻之其言曰敦彼獨宿亦在車下則發舍夜事宜用車矣獻禽以享礿則所謂以禴夏享先王也以飲為主則謂之礿夏陽之盛時故或曰礿或曰禴以礿與禴皆陽之盛故也

中秋教治兵如振旅之陳辨旗物之用王載大常諸侯載旂軍吏載旗師都載旜鄉遂載物郊野載旞百官載旗各書其事與其號焉其他皆如振旅遂以獮田如蒐田之法羅弊致禽以祀礿書註讀畫獮息淺反礿音方

天地嚴凝之氣始于西南秋則陰用事兵之時也故教治兵所謂出曰治兵是也旗物以作戰也故于教

治兵辨旗物之用日月為常天道之運也王之涖兵以道而已故王載大常交龍為旂君德之用也諸侯之涖兵以德而已故諸侯載旂軍吏孤卿之為將者也以猛毅致其義故軍吏載旗師都孤卿之位衆者鄉遂之大夫也以其無所將故載物取特物其所屬而已郊野則公邑之吏將其衆者也以完果致其智而已故載旐百官則以其屬衛王焉以摯速致其禮而已故載旟師都鄉遂無所將而不謂之孤卿大夫至稱百官焉見新傳遂以彌田者彌爾于狩矣于是土既成物廢不用事金王而殺使反一焉羅弊者鳥罟謂之羅維固隹之所係也而火之利不若車車之利不若羅之所取至于隹則利密矣以物成于秋而所取者衆故也王制曰鳩化為鷹然後設罻羅則秋用羅宜矣夫春用火秋用罻各因其時也致禽以祀祊者祊即詩所謂以社以方也祊黍上下之神故謂

之祀春物始生故為民祈而祭社秋物既成故為民報而祀祊其序然也社祊義言獻禽以下見新經

中冬教大閱前期羣吏戒衆庶修戰法虞人萊所田之野為表百步則一為三表又五十步為一表田之日司馬建旗于後表之中羣吏以旗物鼓鐸鐲鐃各帥其民而致質明弊旗誅後至者乃陳車徒如戰之陳皆坐羣吏聽誓于陳前斬牲以左右徇陳曰不用命者斬之中軍以鞮令鼓鼓人皆三鼓司馬振鐸羣吏作旗車徒皆作鼓行鳴鐲車徒皆行及表乃止三鼓摝鐸羣吏弊旗

進大獸公之小禽私之獲者取左耳及所獘鼓皆騬車徒皆譟徒乃獘致禽簡獸于郊入獻禽以享烝㺜音鹿分去聲

冬則農事既隙而講事之時也故教大閱大閱者將用而大習之也則車徒皆在所簡而所閱之事衆矣春之振旅夏之茇舍秋之治兵凡鼓鐸鐲鐃號名旗物之用無不習焉故曰教大閱羣吏者鄉師以下也

戒衆庶則先事而勑之使無敢怠忽也修戰法則猶鄉師前期出田法于州里修其卒伍之類是也除草謂之萊既戒民矣于是山澤之虞除去所田之野草而為表焉為表者所以識正行列也百步則一為三表又五十步為一表則四表之中積二百五十步矣左右之廣取其足以容六軍之衆虞人為表則以待事焉及田之日司馬建旗于後表之中則以待民之至也羣吏以鼓鐸鐲鐃各帥其民而致則皆致之於司

馬馬師欲聽于一故也質明樊旗誅後至者前期既戒衆庶矣又後至焉非不教而誅者也故後至者必誅軍法後期者斬而此言誅則方致民也故誅之而已以下文言不用命者斬則知此言誅未遽以死處之也又陳車徒如戰之陣皆坐田之所習無非戰法也故車徒之所陳皆由戰之陣焉皆坐則將為誓衆使坐而聽也羣吏聽誓于陣前斬壯以左右徇陣曰不用命者斬羣吏謂軍師而下也誓以折衆羣吏以帥衆宜聽而諭之也月令于季冬天子田獵以習五戎司馬撝撲北面誓之以月令言之則誓衆者司徒也以小司徒攷之乃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以起軍旅以作田役特掌其戒禁而已未嘗掌誓則記月令者誤矣士師職以五戒先後刑罰一曰誓用之軍旅則誓衆者士師也斬壯以左右徇陣曰不用命者斬之大閱之所習使民以其死刑誅不如是之嚴則其民弗為使矣然不先有以告戒之及犯而刑誅之亦

罔民也故必斬壯以徇之或左或右則左右巡行之使衆皆知也小子凡師田斬壯以左右徇陳則此斬壯以徇陳小子之事也然先王昌常不戒而視成哉前期戒衆庶然後後至者可誅既陳而誓然後不用命者可斬如此則民皆知避而犯者無有矣中軍以鼙令鼓者旅帥執鼙則鼙畢而有衆執者也莊子曰畢而不可不因者民也中軍所以將衆以鼙令鼓則明衆畢而不可不因也徒故車徒或作或行或坐或趨或馳或走或誡或譟以同欲而行以異欲而止凡以因衆而已鼓人皆三鼓司馬振鐸車馳徒走及表乃止見新經蓋先王因民之情而無所違焉所以同欲而行異欲而止上下輯睦于是乎驟馳趨走以赴敵為事驟馳者車也趨走者徒也驟言聚其足而進馳言決圍而去也徒以人言故曰趨走趨言其走之肅走言其行之速也凡此皆車徒勇于赴敵者矣鼓戒三鼓車徒三發徒三刺則其走鼓也有節制焉鼓聲

各當其分然後由左右而出者其行列皆正矣有司則鄉師也以鄉師正掌田法而修其卒伍故平其左右之行列屬於鄉師也旗居卒間以分地者則軍法自旅而上然後有旗蓋旅師所建之旗也四兩為卒五卒為旅此旅師所建之旗所以居于卒間以分地而調其部曲也前後有屯百步則車徒異羣相去之數也有司巡其前後者則鄉師之職所云巡其前後之屯正謂是矣軍有車有徒平原易野則以車為主山阜險阻則以人為主以車為主非不用人也以人為主非不用車也各有所主而已先王因田獵而選車徒故詩曰東有甫草駕言行狩此則易野車為主也又曰選徒囂囂搏獸於敖此則險野人為主也既陳乃設驅逆之車者驅謂驅車也驅禽使前趨獲也逆謂逆車也逆還之使不出圍也既陳則行列正矣然後可田焉故設驅逆之車者田僕也校人則帥之而已故校人曰田獵則

帥驅逆之車則將田矣于是禱焉故有司表貉于陳
前即甸祝掌表貉之祝號于是也中軍以鞮令鼓鼓人
皆三鼓則尊者令鼓以作之也韋司馬振鐸則卑者
振鐸以通之也如是則上下同欲可以行矣故車徒
皆作遂鼓行銜枚而進則軍旅田役令銜枚然東山
之詩曰勿士行枚者蓋婦人欲其夫有征而無戰故
大獸公之則所謂獻豜于公也小禽私之則所謂言
私其豵也獲者取左耳雖右耳不如左明殺敵取左
耳示能致敵強使聽已且不專取左耳則效功者疑
于獲一而效二取左耳以效功所以謂之馘也及所
獘則田所當止之處也鼓皆譟鄭氏謂疾雷擊鼓車
之噪也夫田獘以象勝敵而止也然一戰而勝士以
之驕卒以之惰則所以名敵也故疾雷擊鼓而馘所
以示勝而有戒也故馘之字從戒車徒皆譟所以示

及師大合軍謂命將或王親征之時禁使勿為令使為之以行禁令則命將與王親征行之使無違也仁者愛人故惡人之害之也以其愛人循理故以救無辜為先以其惡人之害故以伐有罪為後蓋師以安民為先無辜者衆而有罪者寡故也凡伐先憑弱犯寡而後賊殺放弒其君親亦此意也若大師謂出師之時也掌其戒令則戒其怠忽與所使為之令皆司馬所掌掌則知所主也非若大合師但推而行其禁令矣卜以知吉凶大卜卜之大而大司馬涖之也主遷主社主也軍器鼓鐸之屬凡師受甲迎主于廟及塗主及軍器皆神之以厭妖也及致建大常者鄉師致民以司徒之大旗則司馬致民宜以王之大常矣凡此皆示其致民之命有所受之也然鄉師以司徒熊虎之大旗則示其以猛獸致衆矣司馬以日月之大常示其致衆固有道矣比軍衆則校其數之多寡

也誅後至者所以懲其怠忽也及戰巡陳眡事而賞罰則眡其鼓鐲鐸鐃旗物車徒坐作進退之事有功者賞違令者罰也師旋作樂謂之愷樂愷樂而為愷故也左執律律以聽軍聲陽也故左執之右秉鉞鉞以致殺伐陰也故右執之右秉鉞以示勝而不忘戰也司馬之事武王之於牧野則左仗黃鉞何也武王之事示其無事于誅故左仗之獻于社陰也若師不功則厭而奉主車厭謂厭其冠也主謂社廟之主冠首服也王師無敗自敗而已厭其冠則以失為在已也先王之師其殺其伐其有功其不功皆以道處之如此而春秋之書救書戰書克書王師敗績則異于是矣

王弔勞士庶子則相大役與慮事屬其植受其要以待致而賞誅

勞力報反相息亮反與去聲屬音燭

公卿大夫之子謂之士庶子其從軍而敗績王親弔勞之死者則弔之傷者則勞之必使大司馬相之以司馬主兵故也大役謂築作城郭溝池役衆之大者也慮事謂謀慮其事也植謂王屬役人之官也左傳宋城華元為植是也大役與慮事則欲知其要謂功程之計書也大司馬于人之多寡受其要則欲知其功之等差以待攷而賞誅則事成而攷之以行賞誅也餘見傳

大會同則帥士庶子而掌其政令若大射則合諸侯之六耦大祭祀饗食羞牲魚授其祭大喪平士大夫喪祭奉詔馬牲食音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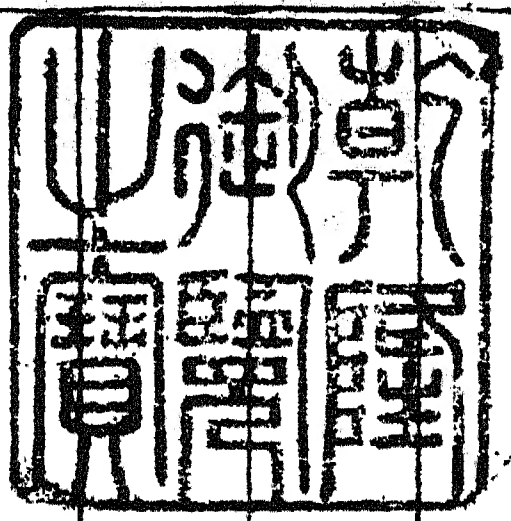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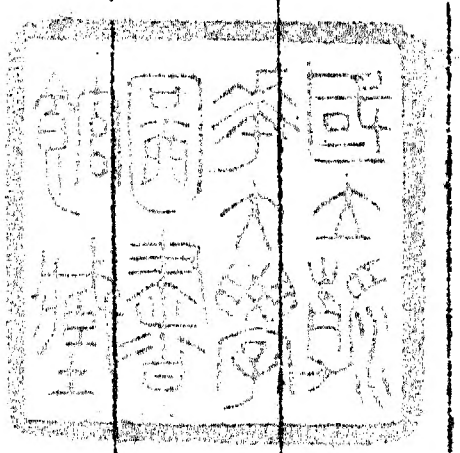
諸子之職曰會同賓客作羣子從則帥士庶子而掌其政令在司馬也射人之職以射法治射儀王以六

耦射三侯則大射合諸侯饗食蓋牲魚授其祭者牲魚牲也魚謂之牲者亦生之而後殺也魚之為物柔弱隱伏制得其道然後可制而用民之象也故詩言誰能烹魚魴魚赬尾易曰包无魚貫魚以宮人寵而用焉以聚百物使鬼神賓客皆得其養政官之事也授其祭則凡能制民皆以魚比民然則能制民也喪祭奉詒焉牲者蓋王有成德然後能以政授之故以威制天下故也立政之終曰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亦是意

小司馬之職掌 闕

凡小祭祀會同饗射師田喪紀掌其事如大司馬之法

軍司馬 闕

輿司馬 闕

行司馬 闕